

榜样吸引着我

杨海林

笔者曾采访过唐文标,知道他是一名共产党员。前几天无意中看到他为街道青少年讲党史的照片,想到我们“夕阳红”版面有一个“入党故事”栏目,便给他打了电话:“唐老,您能谈一谈当年入党的经历吗?”

“呵呵,好好好呀,在电话里讲不清楚,欢迎你到我们支部来。”唐文标热情地邀请道。

于是,8月14日下午,笔者来到朱码街道离退休干部党支部,一推门,唐文标正坐在办公桌前笑眯眯地等着呢。

唐文标小心翼翼地从一个旧信封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来——照片上的他正在用手中的风镐破碎隧道上方一块突兀的石头呢。

“我1970年起在湖北郧阳(今十堰市郧阳区)当铁道兵,当时部队驻扎在大芥麦沟和小芥麦沟——其实这两个沟是山与山之间的洼地,我们铁道兵的任务就是将一座座坚固的大山都打出隧道,铺上铁轨,让火车顺利通过。”一聊起当兵的情景,唐文标不禁眉飞色舞。

唐文标虽然是部队的文书,但不忙的时候他也和其他战友一样去施工现场参加劳动——有一天,铁道兵报社的记者来部队采访,看到正在忙碌的唐文标,忍不住摺下了快门,拍下了这张照片。

在劳动的过程中,唐文标接触



了很多先进典型,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是党员。于是,每次看到这些战友,唐文标总是会下意识地挨过去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唐文标开始有意识地阅读有关党的知识方面的书籍,随着对党的知识了解得越来越深入,他的眼前渐渐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。

1975年初,唐文标鼓起勇气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,请组织考验自己。

这一年的8月中旬,河南省南阳、信阳、驻马店等地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,京广铁路多处被洪水冲断,唐文标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后,连夜抽调人员前往抢修。

“我作为入党积极分子,在这个关键时刻当然不会有一丝一毫犹豫,于是主动请缨,和战友们连夜乘火车赶往驻马店。下了火车一看,哎呀,这次洪灾给铁路造成的危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,铁路路基被冲得一塌糊涂,有些地方的铁轨甚至被扭成了麻花形。”谈起当时的情形,唐文标至今还印象深刻。

唐文标和战友们很快就投入到紧张的抢险中去,因为种种原因,运送材料的车辆无法最大限度地靠近施工点,战士们便发扬大无畏的精神,他们用肩挑手搬的方式一点点地将所需材料运进施工点。

7月的气温很高,高强度的劳动使唐文标和战友们的衣裳一次

次湿透,黏黏地贴在身上非常难受。但是过不了一会儿,这些衣服又会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干,穿在身上就像蒸笼一样更不舒服。脱下来吧,又容易被火辣的太阳灼伤。

洪灾过后遍地是水,可是卫生员提醒过,这些水可能已经受到污染,让大家不要饮用。唐文标和战友们有时渴得嗓子眼冒烟,后方也运不来饮用水,尽管这样,唐文标和战友们没有抱怨过一句,依然积极投入到紧张的劳动中。有一次,战士们抢修一处损坏程度较严重的路段时,为了争取时间,大家竟然三天三夜都没有合过眼。

有一天唐文标在晚饭后洗澡时,突然发现自己的左肩膀上有一大片紫黑色的瘀痕,他这才想起,前几天肩膀一直隐隐作痛肯定是受了伤(因为太累,他前几天晚上匆匆洗过澡后就呼呼大睡,根本没有多想)。

跑去找卫生员,卫生员给他涂上了药水,建议他休息几天。唐文标笑笑说:“我已经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了,作为入党积极分子,我现在的身躯是铁打的,怎么可能轻易地下火线呢?”

回到连队,唐文标在工作中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,经过党组织的考验,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



夕照山漫笔

一大家子和和美,其乐融融,这是每一位老人都希望看到的。可现实生活中仍然有少数老人晚年生活并不是这样,他们觉得晚辈不待见自己,什么事都不和自己说,自己仿佛就是个多余的人。由此,笔者想起一位同事的父母,他们虽已八十高龄,但是心态平和,整天乐呵呵的,与晚辈相处,他们以“合”为原则,多听少讲,能参与绝不参与,深受晚辈喜欢。笔者以为,做好“合”文章,是晚年幸福的关键。

为什么有的时候老人不开心?究其原因,大多在“合”字上做得不到位。首先,心要“合”。一个家庭,如果一人一条心,劲也就不可能往一处使,如此,家庭也很难有大的发展。心“合”则气顺,气顺则家和。有的老人岁数越大,思想越保守。思想保守,很容易变得墨守成规,无所事事,与子女的心不在一起,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,人也更自私。比如有的老人岁数并不大,身体又很好,却要子女养着,吃东要西的,穿衣服要名牌的,一旦不满足就发脾气。没有好心情,怎么能经营好家庭?

其次,思路要“合”。老人的思路与晚辈的想法相合,坦率地说这个概率不会太高,但双方何妨存小异求大同,只要总体的思路是一致且正确的,就能创造奇迹。不可否认,在生活和工作,晚辈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,如何解决?相信经历人生的各种磨炼

后,老人给出的思路是比较可靠可行的,对晚辈会有所启迪。但老人们要记住:如果自己也没有好思路,那宁可不要发表意见。

再次,三观要“合”。为什么有的子女进步很快,大多是与老人的三观“合”,有的甚至是互补。三观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,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。有的老人将自己健康向上的三观灌输给子女,让他们早于同龄人,看待事物、思考问题的方式变得很有见地,这种“合”比给真金白银还实惠。

其实,老人的生活幸福不幸福,很大程度取决于自己。平时,多与子女交流,多与子女探讨问题,在交心中学习,在探讨问题中寻求共识,不要认为自己老了就什么事情都不想干,整天死气沉沉。当然,也不能整天这也要管,那也要问,这样容易产生家庭矛盾,日子难以过得好。

老人要做好「合」文章

常春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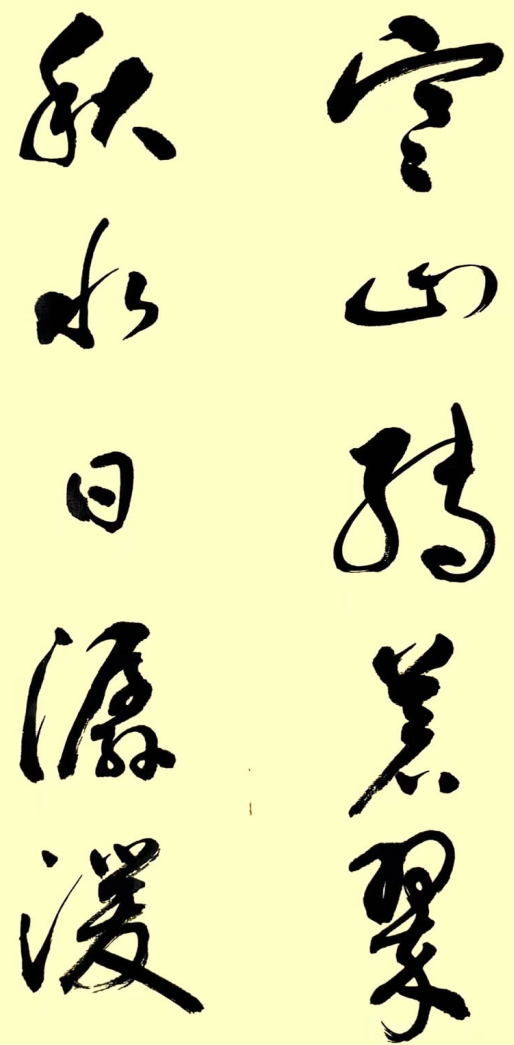
诗词欣赏

荷塘

杨井才

绿水青山荷满池, 风吹曲岸柳丝丝。 丛丛彩蝶蜂环绕, 朵朵香花蝶乱移。 心动欢情迷自笑, 眼观美景惹人痴。 芦边忽见红鳞跃, 灵感生来已是诗。

书法天地



唐王维诗句

陆明书

初心永无悔

周祝君

今年南集镇王圩村校外教育辅导站暑期辅导工作自7月1日开始,到8月9日结束,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。在辅导期间,我每天早上7点半到,一直忙碌到晚上6点半才离开,雷打不动。

常常有人问我:“老周,你免费辅导学生,痴了啦?”我说:“我清醒得很,我就是想让孩子们多学习一些知识,让他们以后的人生能很出彩。”

1986年9月,我到家乡道树学校任小学毕业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。当时有多名学生家长对我说:“周老师,我们的孩子离开学校后就没人辅导了,请你办个辅导班,钱随你收。”我想,自己是一名人民教师,应该为孩子们做点有益的事。于是,我说:“办个辅导班可以,但钱我一分不收。”从那时起,每个周末我都会抽出一定的时间去辅导我的学生。所以,他们的学习成绩总是比别的班级孩子好。

为了扩大范围,几年前我在镇、村关工委的帮助下正式成立了王圩村校外教育辅导站,在寒暑假免费辅导周边的孩子。有人说我太傻,还有人说我好出风头。但不管别人说什么,我一点都不在乎,我愿意奉献一些业余时间给学生,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出点力。

辅导站刚开始办时,有一些搞有偿家教的人找到我,说愿意给我一笔钱,让我把辅导站学生介绍给他们,我说:“来我辅导站学习的,多数是孤儿、留守儿童等,他们没有钱参加有偿家教的。”

当然,后来我们辅导站名声在外,一些重视培养孩子的家长也不再嫌我们的辅导站寒酸,主动把孩子送了来。2020年暑假,我们王圩村校外教育辅导站共有64名学生。2021年暑假,我们王圩村校外教育辅导站共有65名学生。今年暑假,我们王圩村校外教育辅导站已经有93名学生。能为孩子们的

成长做点有益的事,我真的很高兴。我个人为他们订阅了十几种报刊,还捐赠了200多册图书,购买了象棋、军棋、五子棋等。

2020年暑假的一个晚上,小顾的家长特意走了十多里,给我送来一箱鸡蛋。我再三谢绝,人家还是执意留了下来。第二天上午,我把鸡蛋带到辅导站,让小顾带回家去。

2021年寒假的时候,一位学生家长开三轮车到我家,给我送来50斤面粉和一箱白酒,后来我通过村关工委把物品退还给这位家长。

今年暑期辅导期间,一位黄姓学生家长特意给我送来几只公鸡,我不要,说:“我从没有收过人家钱和物,你不要坏了我做人的规矩。”

……这些都是我记在日记本上的小事,这样的小事不胜枚举,我现

在讲这些不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,而是从中体会到学生家长对我的尊重与感激,有了这些,我觉得这些年的辛苦付出是值得的。

王圩村校外教育辅导站能走到今天当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功劳,多年来,大家一直对它呵护有加:省关工委给我们购买了投影仪、打印机等;县委组织部给我们捐赠了彩电、组建了电子阅览室等;县关工委给我们购买了电脑、空调等。这些年给了我们帮助的还有很多很多单位和个人,我有本笔记本,上面详细地记录了我们王圩村校外教育辅导站接受的每一次捐赠。

我经常翻阅这个笔记本——它记录的不仅是数字和物品,更是来自社会各方的爱,这爱也同时促使我坚定自己的初心——无怨无悔地为孩子们奉献自己的一生。



讲述

一张老照片

王佳峻



有一次在某旧书网站闲逛,忽然看到有人在售卖一张拍摄于1960年6月18日的老照片,上面题字为“胜利重逢,高歌猛进——古丽雅班同学重聚留念”。看看价格也不贵,便顺手买了下来。

快递寄来后,我上网搜索这个“古丽雅班”,发现2019年末华东师大一附中网站“校友会”版块刊载了季振宙(1925年生)先生的《我和我的一附中学生们》一文,据文中记载:1949年7月,季振宙先生进入

上海欧阳路的光华大学附中工作。1951年,光华大学附中与大夏附中合并成为华东师大附中,校址迁至中州路。1953年7月,华东师大附中更名为华东师大一附中。

据季老回忆,古丽雅班是1954年初中毕业的,实际上他只带了两年半。这个班之所以被命名为“古丽雅班”,是因为当时他看了一本《古丽雅的道路》,被苏联女英雄古丽雅所感动,于是为每位同学都买了一本《古丽雅的道路》,这个

班级因此得名。

比对季振宙先生提供的当年“古丽雅”班的照片,我这张照片中第一排居中者就是他,而这照片上并没有其他老师,估计学生们当年是特意去上海看望他的。季振宙先生在《我和我的一附中学生们》中提到当年的“古丽雅”班有二十五名学生经常相约去看他,季老还做了一个名单,详细注明他们生活在哪(上海本地的没有标注)。其中一个叫葛曼玲的学生生活的城市是沈阳——看到这里,我的脑海中“霍”地一亮:卖给我这张照片的人是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的,那么这照片的原主人会不会也生活在那里——甚至,会不会就是葛曼玲呢?

上网查一查,沈阳的这位葛曼玲写过不少医学论文,其中一篇《脑神经电活动仿真模型的研究》

署名是“沈阳部队医院葛曼玲”。再结合季先生文中的“这些学生(指经常去看望他的学生)都很有成就,有的成了教授,有的成了专家,有的在部队里当领导”来看,在“部队里当领导”可能指的就是这个葛曼玲——其实是在部队医院搞学术研究。

我曾经强烈地想知道我这张照片上的哪一位是葛曼玲,遗憾的是根本不可能如愿,后来,只好作罢——作罢了,却又并没觉得有多大的遗憾。

老照片在有的人眼中没有任何价值,但我却极喜收集,我情愿拂去上面岁月的尘埃,凝视那渐湮没的美好。

——也许,这一点意义也没有。

